



能懂的诗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重庆晨报副刊 “能懂的诗”年终特刊

年终 专版

虚岁不算

□王老莽

么嘎公一百零三岁，
一顿一个猪蹄子，
半斤白酒，
说起绕婆娘还要打个报笑。
他在一千五百米的雪袍山上，
与本是同庚生的苦楝树，
虚度时光。但他不会，
把茶杯留在桌子上，
然后离开。
依然，用木瓢瓜，
舀黄缸里的冷水，
一饮而尽，
用芭谷酒，泡本草纲目
修身养性。至于治国平天下
概与他无关。
但他对林业员，
钉在苦楝树上的木牌子，
颇有微词，
向村支两委提出意见，
树的年龄，
不能林业员说了算。
支书的年龄，
不能支书说了算。
一百零三岁
就是一百零三岁
虚岁不算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

凋谢(外一首)

□陈煦阳

办公楼露台一树盛开的茶花
这几天开始
一朵一朵掉落
即将退休的艳姐路过
停下来
弯腰下去捡了一朵

后来我买了两根芭谷

小女孩蹲在街边
帮妈妈卖菜
见我路过
指着筐里的
茄子南瓜芭谷
说
叔叔买点吧刚从地里摘的
一旁的妈妈
瞄我一眼后
叫住小女孩
别喊了
一看叔叔就不像
买菜做饭的人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到了我这个年龄

□倪金才

到了我这个年龄
不想交的朋友就可以不交了
一切恩怨已经平息
一切得失都交给了时间
没了的心愿就让它埋藏在
心底
不喝酒就不让它出来
不夜深人静就不泪流满面
熟悉的路随便走走
不熟悉的路远远敬着
像敬着它的远方和花草
如果硬要说什么不能放弃
那只能是爱和亲情
年龄越大越害怕失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去笋岩大峡谷二首

□冉仲景

好酒

笋岩河与溶溪河交汇处
是江口场
场不大
却以酿酒赢得了百年声誉
你若要去笋岩大峡谷
请在此稍作停留
豪饮三碗江口白酒之后
再勇敢上路
笋岩河谷深林密道险
时有野兽出没
不以酒壮胆
你怎能经得起绝崖的围堵
溪流的纠缠野蜂的轰炸
山花的侵袭
云彩的迷惑鸢鹰的冲击
以及民谣
一遍接着一遍反复地荡涤

奇石

从江口场出发
一路向北
经过龙门厂新村双鼻孔采厂
然后弃车步行
进入十里笋岩河谷
河床干涸
乱石遍布
信手拾起一块
就等于拾起了一幅世界名画
比如《墨葡萄》《竹石图》
比如《向日葵》《格尔尼卡》
无论中外
尽现其间
由是我甚至怀疑徐渭郑板桥
凡高毕加索
曾经到此进修过
(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作协主席)

霜降(外一首)

□阮化文

霜降

是霜的生日
霜
是时令凝结的盐
是天空敷于大地的灼伤的灵药
一部分敷于事物的表面
如霜冻的霜
另一部分敷于人们的内心
如冷若冰霜的霜
还有一部分凝结于人类的词汇
成为词根
成为表达的靈魂
它们是饱经风霜的霜是风刀
霜剑的霜
是两鬓染霜的
霜
无论是短暂的霜期
还是在漫长的无霜期
都挂在人们嘴上

大雪

有一种节气
再小的雪也叫大雪
有一种日子
没有雪也叫大雪
有一种大气象
叫漫天大雪
有一种小境遇
叫雪上加霜
有一种大境界
叫雪中送炭
(作者系《西南师范大学50年
诗选》编委)

彭家楼子

□张守刚

多少年来一直惦记
我没见过的高大
许多年都过去了
它始终在那里
青枝绿叶间
它的挺拔远远就能看见
抚摸厚重的青砖
我的双手不能随便激动
趁着微弱的光线
缓缓往上爬
像在穿越远古
瞭望口一直睁大眼睛
从过去看到现在
它深沉的目光里
映着风鸣镇
关于彭姓人的传说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主席)

葡萄

□许大立

吃着吴小平的葡萄，
却始终进入不了角色。
我晓得，
肚子不饿，油水充足，
不全是害怕吃了血糖高死得早。
怕死是人的本性，
哪怕你山珍海馐，
也唤不醒我的味觉。

其实我吃过吴小平前妻的葡萄。
不许笑！
还写过一个帖子：
吴小平的葡萄熟了，
吴小平前妻的葡萄也熟了！
哈哈，真的！
几十万的点击。
(还把纪连海先生忽悠过来，
站了台)
只不过吴小平前妻的葡萄
不在南岸，
还要往南再走一段路，
在一个叫做神龙峡的地方。

我把吴小平前妻的故事，
说给吴小平听，
他居然粲然一笑，
仿佛说我知道。
好大度的男人，
难怪葡萄种得这么好，
还种到凉山西昌彝胞的地盘上去了
呵呵，其实，
不管是吴小平的葡萄，
还是吴小平前妻的葡萄，
都是在迎龙的土地肇始，
爱情孕育，相濡以沫，
方才如此可口。
至于分手，但愿就像稻谷，
是另一种分孽。

所以，不管是啥子葡萄，
只要打着吴小平同志的名号，
肯定是好葡萄！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

山里娃

□何洪田

我们都是山里娃
这是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
说过的话……

山坳坳的炊烟
袅袅娜娜
那是曾经的
梦境老家
山坡坡上的梯田
叠叠绕绕
那是
祖先用汗水绘成的画

山里娃
在大山的熏陶下长大
踏实沉稳
坚韧不拔

山里娃
无论走到哪儿
都不忘记
祖宗的根在深山中深扎

山里的根
朴实无华
山外的娃
踔厉奋发
汲取根的营养
书写枝繁叶茂的芳华
这是对根
最好的回答……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军休中心退休干部)

在春天(外一首)

□廖黑叔叔

总是在春天里
死去最多的花

苦蒿

如果春天需要代言
我宁愿相信这一丛苦蒿
每一次呼吸
都是深入肺腑的清苦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

有的花

□郑劲松

有的花，开了
有的花，谢了
有的花边开边谢

有的花，早开
有的花，晚开
有的花，早晚都开

有的花期长
有的花期短
有的花时长时短

有的花有名
有的花无名
有的花有名又无名

有的花白
有的花红
有的花又红又白

有的花，开时最美
有的花，谢时最美
有的花开花谢，都美

有的花，像人
有的人，像花
像人时，离花很近
像花时，离人很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档案馆)

挖苑火

□李举宪

一个大挖苑坐在火炉里
常常携手几个小挖苑的快乐
把十二月的冷慢慢按下去

有时需要把灰撮出去一些
掏空挖苑火哽咽的喉咙
让它把更多的温暖喊出来

青冈挖苑是挖苑中的腊肉
往往把它存放着
我听过青冈挖苑火的笑声
一笑就会笑出一句俗语

我常常把挖苑放在心里
挖苑也懂得投桃李报李
它教会了我烧火

我后来遇到了很多棘手事
并没有去烧火
反而在挖苑的鼓励下
理出一些头绪来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